

影像口述  
历史



1949-2009

西藏影像往事

in Tibetan language and English

# 跨越时空

中国摄影出版社

1949-2009

西藏影像往事

མཁའ་ལྷོ་རྒྱལ་ཁུག་པའི་འཕྲིན་ལེན་

# 跨越时空

中国摄影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跨越时空: 西藏影像往事 / 中国摄影家协会编. —北京:  
中国摄影出版社, 2009. 9  
ISBN 978-7-80236-371-7

I. 跨… II. 中… III. 社会主义建设—成就—西藏—画  
册 IV. D619.75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65634号

---

书 名:《跨越时空》——西藏影像往事

主 编:高 琴

副 主 编:赵迎新

责任编辑:刘 清 杨小华 张 宇

编 务:高 初 杨 静 李亚坤 徐雪莉 张 健

终 校:罗庆朴

藏文题名:乌金群培

装帧设计:杜红霞

出 品:中国摄影家协会

出 版:中国摄影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东单红星胡同61号 邮编:100005

发 行 部:010-65136125 65280977

网 址:www.cp-phbook.com

邮 箱:office@cp-phbook.com

印 刷: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印 张:22.5

字 数:16.8千字

版 次:2009年9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9年9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3000册

I S B N 978-7-80236-371-7

定 价:168.00元

# 影像承载历史 瞬间感动世界

伴随着摄影术的诞生，影像成为人们记录时代承载人生的独特媒介，也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传神的真切篇章。中国地域辽阔，历史风云变幻。新中国摄影的历程从战争年代萌生、发展、成长，是几代摄影人不懈奋斗、探索的历史。

时光飞逝，那些历经岁月沧桑的老摄影家们已至暮年，但他们宝贵的经历与丰富的影像还未得到有计划地梳理和留存。更令人痛心的是，一些老摄影家带着那些独特的历史记忆相继离开了我们，给新中国摄影史留下了无法弥补的损失。

忧于思，急于心。中国摄影家协会在2007年召开的第七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上，首次将摄影史研究列为研讨对象，挖掘影像史料、保存影像文本、撰写新中国的摄影史成为重中之重。2009年，在中国文联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，中国摄协启动了“中国珍藏新闻历史文献数字化集成工程”，着手请各方之人才、取专家之建议、积多年之资料，方成口述之摄影史。

摄影史涉及往事繁杂，非一时所能穷尽；摄影史相关人物众多，非一书所能包容。留存原真原貌的过去，成为这一“工程”的主旨；口述经历、对话人生、录音存影，贯穿这一“工程”的始末。“口述”这一独特中国摄影历史的保存方式之所以为“工程”所选择是因为：它在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上，探寻时代变化的影像足迹；在历史截面的横向坐标上，汇聚了不同的视点。纵横交错、时空转换中，立体保存新中国影像历史的画卷。《口述影像历史》丛书将成为保存新中国摄影史生动、真实而又丰富的载体。

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，第一次有计划地梳理摄影史的行动；这也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，第一次集中抢救影像资料的工程。我们相信：新中国摄影史“不单是文化史的一部分，更是整个国家文化工程和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”，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摄影家协会，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担当起时代赋予的使命。

谨以此系列丛书纪念摄影术发明170周年！

谨以此系列丛书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！

谨以此系列丛书向摄影前辈致敬！



李鸣光

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、  
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、副主席兼秘书长

2009年9月

# 目录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牛畏予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我的西藏：1975 .....       | 1   |
| 附录：牛畏予之子高腾重返察隅·我的察隅之行 |     |
| 陈宗烈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雪域风云 .....            | 27  |
| 蓝志贵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从1950到1970 .....      | 67  |
| 蒙紫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奉命入藏采访 .....          | 101 |
| 许安宁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西藏八年 .....            | 115 |
| 刘铁生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任何一张照片都是永不生锈的炮弹 ..... | 135 |
| 扎西次登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西藏在我的镜头里 .....        | 155 |
| 旺久多吉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我的西藏 .....            | 185 |
| 附录：我的父亲德木丹增嘉措         |     |
| 宗同昌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探寻遥远的故事 .....         | 219 |
| 成卫东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我与两世班禅 .....          | 251 |
| 薛华克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心灵的家园 .....           | 273 |
| 土登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记录是我们的责任 .....        | 297 |
| 车刚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感恩西藏 .....            | 311 |
| 阿旺洛桑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记录我心中的西藏 .....        | 337 |

(本目录按作者年龄排序)



牛畏予

我的西藏:1975 我的西藏:1975 我的西藏:1975

我的西藏:1975

越是困难的地方，越是下雪比较深的地方，作为摄影记者来讲，才越是想去的。

——牛畏予

## 我的西藏：1975

口述人：牛畏予 采访人：高初 杨小华 时间：6月23日下午 地点：北京魏公村



牛畏予, 1927年1月生, 河南唐河县人。

1945年春参加革命, 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, 1947年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。1948任《华北画报》摄影记者, 后随第二野战军南下, 在《西南画报》工作。

1951年初转业到新闻摄影局当摄影记者, 担任新华社华北分社摄影组组长、北京分社摄影组组长, 1955年回到新华社总社任中央新闻摄影记者, 1973年调任对外组摄影记者。1978年任香港分社摄影组长, 1982年离休。





奔子栏。白芒雪山  
1975年

## 人应该有理想

对自己的家庭和参加革命的经历，牛畏予一直讲述得简略，很少提及细节。自1948年到1984年，牛畏予以新闻摄影的方式，以一个女摄影记者的视角，不间断地记录着时代影像——这是中国摄影个人图像志研究的一个范本。

记者：牛老师，给我们谈谈您年轻时候的事？

牛畏予：我的祖籍在河南唐河县牛八门村。那里几十年间中原地区的战争没有间断过。父亲十几岁时就跟着村里人去当兵，就是为了能吃上一口饭活命。父亲是个放牛娃，不识字，但打仗很勇敢；他不怕死，也听话，就这样一步一步当上了团长。军队开到湖北襄樊一带时，父亲娶了亲，我和我的哥哥就出生在那里。

父亲部队调动，我们随军到了四川万县，并在万县安了家。我哥哥牛斗在重庆求精中学和大厦附中读中学，因为组织学生运动，没读多久就被开除。1938年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牛斗把我送到万县私立国本小学读书，国本小学是共产党的地下机关，老师多半是共产党员。后来我的老师被宪兵抓走了，学校也罢了课，我就在这种情形下随家人回到河南读中学。在国本小学，学生都会参加读书小组，读进步书籍，唱抗日歌曲，教工人识字。从这时起，我知道了什么是剥削，知道了不劳而食可耻。人应该有理想，应该创造人人有饭吃、人人有衣穿的新世界。牛斗的一位中学老师给我起了新名字：牛畏予。国本小学对我的革命教育为我离家走向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。

牛斗曾讲到一些家庭往事：“父亲的部队在打徐向前部队时表现很不积极，一枪都没有打，但相邻驻地的一个团被全歼。父亲被怀疑‘通共’，他的兵被接收了，所有军官都被解散。父亲不懂共产主义，他还没有这种觉悟。他猜到加入了共产党，他也不反对。那时候，有同志来家里住一段时间躲避搜查，我不在家时，母亲就每天送饭，宪兵也不敢进门搜查。其实我母亲心里也是明白的。”

父亲打仗时脸部被子弹穿过，经常发炎，有时需要一点大烟消炎止痛。他的部队没了，家里没有了收入，还有七八个人吃饭和团长身份的应酬，坐吃山空。打仗的时候，父亲曾断断续续在牛八门村购置了一些田地，当我们在万县过不下去了，就举家迁回了牛八门村。牛斗经党组织同意，进了国民党的中央军校读书。我回到老家后在县城读唐河中学和南阳女中。这里没有万县的氛围，我很苦闷。万县的进步同学常和我联系，给我寄进步书籍，鼓励我挣脱封建家庭的枷锁，不要过起了舒适的生活就失去了对“新世界”的追求。我开始考虑去解放区。

1945年，日军在平原地区进行了最后一次大扫荡，打到了家门口，学校也停了课，我从县城回到牛八门村。这时候，我也并不懂很深的东西，只是觉得需要去追求进步，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在一起。这年的夏秋时节，我在嫂嫂王瑜的掩护下离家出走，但很快就被发现了，我没有回家，继续往解放区走。家里很担心，父母让家里的长工春芳找到我，给我带来钱和衣物，帮我找到自南阳去西安的车。在西安，我找到了地下党的同学，我们六个人结伴过临潼，穿过国民党二战区的封锁线，过了风林渡后，找到了太岳军分区，终于穿上了灰军装。那时延安也在撤离，我们就被送到了太行，和我同来的因大学毕业，又有掩护身份，都开始了工作；我的年龄还小，就在军政大学待了一年多，一边学习一边搞土改，在土改的实际工作中，我才算懂了一些阶级观念。



牛畏予和高帆在重庆合影。  
1950年

学校有半年的军训，之后，我被分配到晋冀鲁豫军区的宣传部，任白戈是部长。我先是收音员，记录敌台的新闻，后当资料员。那时，高帆在宣传部工作，临汾战役后，经组织批准，我和高帆结了婚。三天后，高帆奉调平津前线，我随部分同志去了石家庄前沿阵地。

## 平津解放需要女记者

记者：您就在石家庄开始接触摄影，开始当记者了。

牛畏予：在石家庄，石少华鼓励我到画报社来。他说平津解放需要女记者，有些报道活动更方便。于是，我就调到了画报社。那时我对摄影还很不了解，完全是服从组织安排。我用的第一台相机是老式的折叠蔡司120相机，照16张，用航空胶卷。老师给了我两个胶卷，让我去集市拍照。结果我就拍了卖菜的，卖肉的，街上的农民，妇女。回去后老师就给我讲构图，讲人应该怎样拍，物体的主次应该怎样区分，近景和远景等等，一共拍了30多张。就这样，开始学习并掌握相机的使用和拍摄方法。

很快就进北平城了，还成立了《华北画报》社，我开始在《华北画报》当摄影记者。我拍摄了第一个三八妇女节，周总理在南下工作团的讲话等题材。我发表的第一张照片是华北局领导薄一波到车站迎接邓颖超和蔡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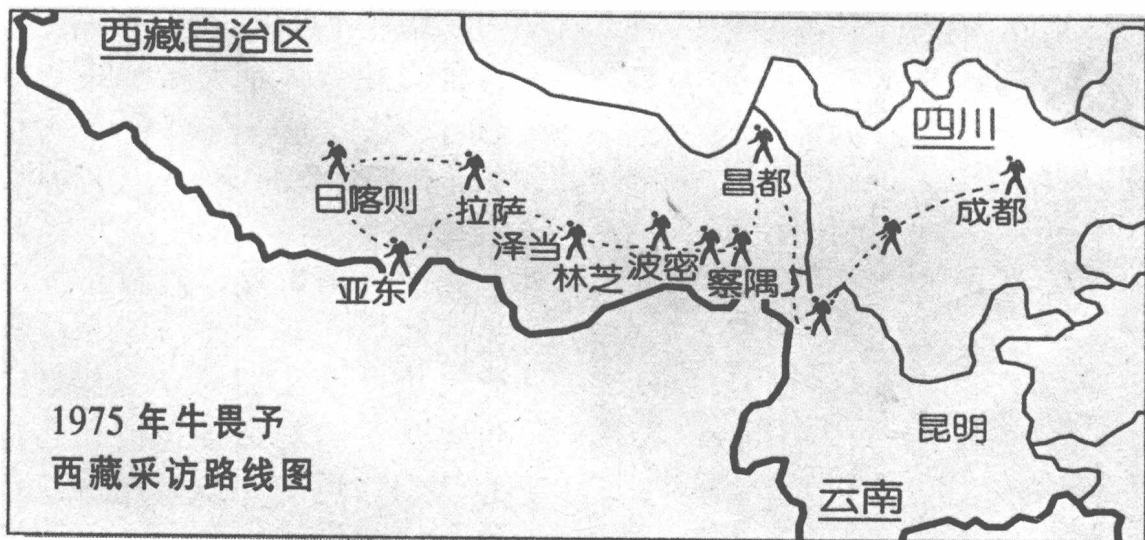
1951年春，《解放军画报》筹建，高帆调到北京，我也转业到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。

1952年，组织上让我担任华北总分社摄影组长，直到1955年，华北总分社改为新华社北京分社，我是组长；后来，我调回总社。

1975年的时候，对外发稿需要关于少数民族的稿子，我就提出来我可以去西藏拍。从西藏回来后，我因为低山反应歇了一年，这期间还去天安门拍了“四五运动”，后来回到摄影部上班。1978年调我去香港分社，我从香港回来没多久就退休了。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忍不住又拍了几年，比如重走长征路。

## 国家资源太丰富了，美得不得了

记者：您真不容易，一个女同志，拉家带口的还要求去西藏？





道班工人鲁茸。滇藏公路  
1975年

牛畏予：去西藏采访还需要家里写一个保证书，因为到西藏的同志牺牲的很多，车祸、塌方、高原反应等。这样我就写了一个材料，让高帆签了字。那时候去西藏很艰苦，除了公路是搓板路外，还有缺氧问题，人整天都昏昏沉沉的，很难受。我们翻了大雪山，从雅安到二郎山，也是缺氧，很危险。从康定到泸定桥，再到雅江这一段路，从理塘到乡城，要翻折多山，缺氧的感觉很明显。走的这一段路，比如拍摄测绘队的这组照片要经过森林，那个时候感觉国家资源太丰富了，美得不得了；还有下雪，都是美得不得了。

记者：几月份去的呢？

牛畏予：四月份，坐汽车去的，一路走一路拍，大概花了一两个月时间进藏。沿途的山很美，远处都是雪山。一遇到这样的地方我们就停下来拍照。小车沿途走的好处就是沿路拍照，你要坐飞机不是一下子就到拉萨了吗。

记者：沿途有没有什么高原反应呢？还背着相机。

牛畏予：那当然有了，还背着3个相机。

记者：怎么缓解高原反应呢？

牛畏予：那就忍受和休息呗。休息缓过来再继续走啊。

记者：那药品什么的，有没有什么准备？

牛畏予：我就带了点西洋参和鹿茸，到时候嚼一点就行了。

记者：一行几个人？



道班工人合影。1975年



牛畏予：3个记者加上司机，4个人一台车，有刘铁生、杨明辉，都是《解放军画报》社的（当时刘铁生还在西藏军区）。因为部队比较方便嘛，用的是军车，沿途都是兵站，你是部队就能接待你，要是地方就要麻烦一点，那时候我也是穿军装的。

在沿途的高原上，如遇到大雪就不能走了，要在道班或兵站歇下来，所以走了两个月，边走边拍边停留。他们驻扎在这里，而我们住在不远的道班，道班每隔一段路就有一个。

记者：道班的生活也很艰苦吧？

牛畏予：当然艰苦啊，你看，这就是道班的拖拉机手，专门开路推雪的。

这些都是道班的工人，比如137道班，就是白芒雪山山顶的道班。在这里封了路过后就走不了。

这是西南，非常辽阔，森林非常多，资源相当丰富。作为摄影记者来讲，看到这些当然非常激动，想留下来多拍一点。

记者：这个道班的工作人员全部是藏人？

牛畏予：有汉人，还有纳西族。

记者：都是当地人？我看到有一些穿着军装？

牛畏予：道班是地方单位，但穿军衣是普遍现象。道班工人主要还是藏人。最高点的137道班在白芒雪山顶上，海拔5600米；站在白芒雪山顶上对面就是梅里雪山，也被称作香格里拉。道班铲雪，之后用拖拉机开路。

记者：您去拍他们，他们愿意让您拍吗？

牛畏予：当然愿意了。我就住在道班，夜里睡不成觉，起来好几次，喘得厉害，吸不上气。

记者：不会对他们干活构成什么干扰吧，很自然的一种拍摄状态？

牛畏予：他们干他们的，我拍我的。他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。他们要我拍张合影，我就拍张合影。

你看，这是拖拉机，这是他们住的房子。当时我们是走上去的，雪很深，我们在那里住了10天。每天出来踩着雪拍一点风光什么的。当地很多工作人员也被雪困住了，都走不了，就在这里玩呗（打乒乓球）。

当时在西藏总共拍了100多个胶卷吧，那时候，新华社的条件比较好，相机也比较好。



记者：带的什么器材？

溜索过江。澜沧江 1975年

牛畏予：带了3个相机：林哈夫，禄莱，徕卡，那时候来讲是很好的配置了，新华社的器材设备是最好的。

记者：那后来相机交回去了？

牛畏予：退下来当然交回去了，都还给公家了。

记者：作为唯一的女同志，您有什么不方便吗？

牛畏予：当然，比如上厕所，我那时候毕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，也不太害羞了。（笑）我稍微一行动他们都知道干什么，大家都很自觉地协助了。但是作为女同志心理上还是有点顾虑，生活上不太方便，这些困难都要自己解决。人家会自觉协助，自己也注意一些。

### 吃苦是为了奇景

记者：您那个时候带了一套林哈夫，很重很繁琐，为什么用它来拍？

牛畏予：有的场面就需要用林哈夫，不仅是广角。比如风光，你要求底片颗粒更细，放大效果更好，你当然需要底片大一点，清晰度好一点，对不对？



僂僂村五月雪桃花开。1975年

记者：您去西藏，不是为了拍风光的，您是为了任务，为了宣传西藏的变化，为什么还要吃这些苦？小底片发稿也够用了啊！

牛畏予：风光我也很有兴趣啊，但那个时候不能讲你是为了拍风光去的，对不对？遇到好的风光谁舍得丢下？沿途吃那么多苦，就是为了看到一些奇景，对吧，比如说走到滇藏交界的傣倮村。

那个时候，桃花开到很茂盛的时候还大雪纷飞，你们看，这样的景象你在城市里是看不见的。对于摄影记者来说，越危险越困难的地方更愿意去看看。

记者：您能介绍一下1975年的西藏吗？

牛畏予：西藏和平解放后，经过民主改革，那个时候西藏的社会矛盾也很大，达赖叛逃后，还有一股反动势力留在西藏。

记者：那您害不害怕当地很乱的这个局势？

牛畏予：提高警惕，你说有谁能担保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时候也考虑不了这么多了，每到一地方都依靠当地的干部，当地的组织。那个时候，部队在每个地方都有。比如走在路上，有道班可以联系，走一段路就会有兵站，你也可以和解放军联系。

## 分了农田，生活就不一样了，还盖起了小木楼

记者：有没有拍一些当地的百姓？

牛畏予：之前这些照片是沿途拍的，进了察隅后就拍人了，解放的农奴啊。比如进了察隅人村，他们很有特点，身上挎的是砍刀，从前都住在森林里边，像“野人”一样离不了砍刀的。他们居住的地方没有路，身上随时带着砍刀，一是和野兽搏斗，另外是要开路。民主改革后他们回到平原来了，分了农田，生活就不一样了，还盖起了小木楼。

这是1975年新华社发稿时的稿件原文，这个当时语境的文本现在看起来是很有意思的：“居住在西藏察隅县的傣人，从原始生活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。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的西藏，反动的统治阶级咒骂傣人是“野人”，不准他们下山开荒生产，行走大路。傣人世世代代被迫躲在深山密林里，过着与野兽为邻的穴居生活。1959年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，西藏百万农奴奋起粉碎了达赖叛国集团的武装叛乱，燃起了民主改革的熊熊烈火，彻底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，傣人才翻身得解放。从此，他们自建村寨和家园，有了住房和农具。近几年，傣人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，走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路，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。傣人村寨建起了小型发电站、播音室和军民团结渠，修起了层层梯田和茶园。粮食年年自给有余，社员收入一年比一年增多。傣人深有体会地说：跟着毛主席，跟着共产党就是幸福，就是胜利，就有美好的前程。”

## 这样的笑容总能让人感受到西藏当时的情景

记者：西藏之行的路线都怎么走的？

牛畏予：1975年到西藏拍摄的行程和图片的专题都还是很明晰的：从成都进云南，走滇藏路经昌都到察隅，从察隅开始跟随骡马队到日东，这在地图上能看到，是骑着马过去的。这一路拍的照片很多也很好。实际上，日东是边界的一个通商口岸，这条路线是一条古老的茶马古



傣人合影。察隅 1975年

|   |   |
|---|---|
|   | 1 |
| 3 | 2 |
| 4 |   |

1. 察隅巴安通区供销点。  
察隅 1975年

2. 傣人姑娘飘色在部队当  
卫生员。察隅 1975年

3. 呷绕生产队用溜索把高山绿肥  
送到田间。察隅 1975年

4. 从杭州请来的植茶师傅向  
傣人社员传授植茶经验。  
察隅 1975年